

古人赏花有哪些讲究

春暖花开，全国各地很多著名景区都可谓“花如海，人如潮”。赏花，自古以来就是春天里的一大美事，古代曾有很多赏花的讲究。比如，如何观“色”？如何闻“香”？如何品“姿”、如何赏“韵”？此外，还有专门的《花历》记载了不同月份看哪些不同的花……

观花“色”：花色绝美为“艳”
刘禹锡诗云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

古人赏花首先是看花之色。玫瑰的红，菊花的黄，玉兰的白……无不令人赏心悦目，古人称之为“养眼”。明代袁宏道在《瓶史·品第》中称：“故知色之绝者，蛾眉未免俯首，物之尤者，出乎其类。”什么样的花色最为绝美？古人以一个“艳”字做了概括。何谓艳？就是色彩鲜明。在春天，花之艳是红色，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；到秋天，花之艳则非黄色莫属，“菊黄蟹肥秋正浓”。在《忆江南·江南好》诗中，唐代诗人白居易因为“日出江花红胜火”而倾倒，发出了“能不忆江南”的感慨。

花之最美色是“国色”。什么花色配称国色？唐代诗人刘禹锡认为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“国色”的代表色是红色。当年，隋炀帝杨广“辟地二百里为西苑”，向全国诏献花卉。据唐佚名笔记《海山记》：“易州进二十四相牡丹：赭红、赭木、坏红、浅红、飞来红……”大多是红牡丹。但古人所欣赏的红色并非纯红，而以粉中带红为佳，“粉红”色系中，又以“桃红”为古代女性最爱。

桃红与柳绿，是春天最富美感的两种色彩。中国人喜欢桃红是有历史的，先秦人即尤爱此色。《诗经·周南》中的《桃夭》诗篇首即称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古人为何喜桃红？或与女人有关。清代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是这样说的：“桃之未经接者，其

闻花“香”：古代花分“九品”
李正封诗云“天香夜染衣，国色朝酣酒”

花之美在乎“色”，亦在乎“香”，所谓的“国色天香”，缺一不可。古人看重花香，与“香气养性”的观念有关。古人对香颇有讲究，分出“养口”“养鼻”“养目”等不同类别，花香属于“养鼻”类。《荀子·礼论篇》即称：“刍豢稻粱，五味调香，所以养口也；椒兰芬苾，所以养鼻也……”

春有梅香，夏有荷香，秋有桂香，冬有瑞香……花之香至极品，则称为“天香”，与生俱来，美如天然。牡丹花香、梅香、桂香等花香，都曾被称作“天香”，如唐中书舍人李正封的名句：“天香夜染衣，国色朝酣酒”，写的是牡丹花香；唐诗人宋之问诗句：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，写的是桂花香。

瑞花与牡丹一样，也是古人眼里的吉祥花。瑞花特香，一盆在屋，满室生香。瑞花之香被称为“睡香”，宋代陶穀《清异录·百花门》“睡香”条称：“庐山瑞香花，始缘一比丘昼寝磐石上，梦中闻花香烈酷不可名，既觉，寻香求之，因名‘睡香’。四方奇之，谓乃花中祥瑞，遂以瑞易睡。”

古代文人最推崇的花香是兰花之香。明代张谦德《瓶花谱·品花》中，将花卉分成九品，其中第一品有



清代马逸绘《国色天香图》，图中牡丹盛开，旁边还有兰花一丛。

色极娇，酷似美人之面，所谓‘桃腮’‘桃靥’者，皆指天然未接之桃。”除了桃花，古人还喜欢粉红系列中的“杏红”“梅红”。北宋诗人林逋《杏花》诗称：“萼蕾枝梢血点干，粉红腮颊露春寒。”



宋代郑思肖《墨兰图》(局部)

九种，兰花为一品之首，后面依次为牡丹、梅、细叶菊、水仙、滇茶、瑞香、菖阳。

兰花香在北宋时称为“香祖”，宋陶谷《清异录·草木门》“香祖”条称：“兰虽吐一花，室中亦馥郁袭人，弥旬不歇，故江南人以兰为‘香祖’。”孔子在作《荷兰操》时认为，兰香“当为王者香”。先秦人还封之为“国香”，《左传·宣公三年》即称：“以兰有国香，人服媚之如是。”

为什么古人这么推崇兰花香？其妙在于“兰香不可近闻”，香气幽幽，故古人称之为“幽香”。

赏花“姿”：“花以形势为第一”
林逋诗云：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

赏花除了色与香，还要看花之风韵，用清朝画家松年的观点来说，就叫作“花以形势为第一”。

花姿与花色一样，可以“养眼”，所以古人赏玩花木无不看重姿态造型。美的花姿可以弥补晚开的遗憾，明陈道复《题秋海棠》诗句即称：“翠叶纷披花满枝，风前袅袅学低垂。墙根昨日开无数，谁说秋来少艳姿。”花姿有横、斜、曲、直、垂、悬之分，各有特长，犹如妙龄女子的身姿：横姿恬静，斜姿豪放，曲姿婉约，直姿庄重，垂姿轻柔，悬姿飘逸。各种花姿，在盛开时节竞风流，即如五代文人徐铉在《柳枝词十首》所说，“新春花柳竞芳姿”，但徐铉本人“偏爱垂杨拂地枝”。

品花“韵”：韵乃花之品质和精神
古人认为：梅标清骨，兰挺幽芳，桃有羞靥，李谢浓妆，杏骄疏雨，菊傲严霜

古人认为，“不清花韵，难入高雅之境”。花韵可以“养心”“怡神”。虽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但能感觉到。其实，花韵即花之品质，欣赏花韵，就是看花之象征。

常见花卉之韵，古人都有说法：梅标清骨，桃有羞靥，李谢浓妆，杏娇疏雨，菊傲严霜，兰挺幽芳；水仙冰肌玉骨，牡丹国色天香，丹桂飘香月窟，百合如意安康……

看花“历”：不同月份赏不同的花
《花历》称：春为梅，为海棠；夏为牡丹，为芍药；秋为木樨，为莲、菊；冬为蜡梅

古人赏花还讲究时令，即什么季节看什么花，袁宏道在《瓶史·清赏》中称：“夫赏花有地有时”。不同月份看不同的花，有专门的《花历》(花月令)可查。明程编《花历》称：“人春为梅，为海棠；夏为牡丹，为芍药，为石榴；秋为木樨，为莲、菊，冬为蜡梅。”

在清屠本峻编的《瓶史月表》中，所列各月花事更详细。如眼下的阴历三月“花盟主：牡丹、滇茶、兰花、碧桃；花客卿：川鹃、梨花、木香、紫荆；花使令：木笔、蔷薇、谢豹、丁香、七姊妹、郁李、长春。”

除了花期，赏花还要选择“良辰”，有良辰才有“美景”。同一种花卉在不同的时间段欣赏，所得感受完全不同。如踏雪寻梅，“雪衬花妍”，别具神韵；披雨访园，“梨花带雨”，更有趣道。所以，袁宏道在《瓶史·清



明代周淑禧绘《茶花幽禽图》(局部)，图中花枝倒挂，弯曲有致。

牡丹在南北朝已成观赏名花，到隋唐时牡丹更成为“花王”，其“国色天香”之誉即始于唐朝。因为牡丹雍容华贵，又有“富贵花”之别称，南宋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称，“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。”

牡丹虽贵，但古人最推崇的花韵却是兰花之韵。兰韵高洁，是典雅的象征，先秦时孔子即喻兰花为“君子”，后人将之与梅、竹、菊一起，并称为“四君子”，



清代邹一桂绘《桃花图》，图中桃树繁花压枝，竞相吐艳。

花的斜姿曲势似乎更受古人欣赏，而这种姿态以梅姿最为典型。自称“梅妻鹤子”的北宋诗人林逋对梅花的色、香、姿都有独到观察，他在《山园小梅》诗中称：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疏影横斜，暗香浮云，此情此景，真是太令人陶醉了。

明清以来，人们喜欢斜姿曲势的梅花，近乎病态。据清龚自珍《病梅馆记》文，当年江浙人的赏梅观是：“梅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；以欹为美，正则无景；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。”为此，花匠要“斫其正，养其旁条；删其密，夭其稚枝；锄其直，遏其生气”。龚自珍认为这样是“病梅”，但从中透露出了古人对花姿的讲究。

这四种植物都有高洁傲世，不畏风霜严寒的一面，其韵味也正在于此。

兰花之韵洁雅脱俗，古人往往将之与女性气质相提并论，或喻兰为“美人”，如北宋苏东坡《题杨次公春兰》称：“春兰如美人，不采羞自献。时间风露香，蓬艾深不见。”或喻为“妙姬”“丽人”，如南朝宋鲍照《芜城赋》称：“东都妙姬，南国丽人，蕙质兰心，玉貌绛唇。”

赏》中主张：“寒花宜初雪，宜雪霁，宜新月，宜暖房，温花宜晴日，宜轻寒，宜华堂，暑花宜雨后，宜快风，宜佳木荫，宜竹下，宜水阁，凉花宜爽月，宜夕阳，宜空阶，宜苔径，宜古藤巉石边。”

古代文人深谙良辰赏花之妙。如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便喜“月夜看花”，其《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》之四中写道：“隔花窥月无多影，带月看花别样姿；多少花前月下客，年年和月醉花枝。”

而且，赏花的地点也要选好，胜地不一定有胜景。如看桃花，清人李渔便认为不应去名园：“惟乡村和篱落之间，牧童樵叟所居之地，能富有之。”李渔建议：“欲看桃花者，必策蹇郊行，听其所至。”

当然，除了时间和地点，古人还认为，赏花还要看心情。
据《北京晚报》